

硯谿先生集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覆興嘆，以為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為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蘓灤城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宋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為一編，又與歐蘇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深、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

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
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
求所自而及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
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為孔子所深
許者歟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
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為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
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托古
今稱道盛美作為詩歌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
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為錄一通序而
藏之以俟焉癸亥秋七月濟南德水田雯書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
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
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
易辨也詩獨主志所謂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
者其辭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達
後百世之下涵泳紬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
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
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采芣也韓詩謂婦人傷
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丘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
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
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

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
令甲旣示學宮旣肆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
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
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
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
間出已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据非如專門之家
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旣著詩說先戒多旣發明雖未
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
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矣溱紫陽之諍子矣
余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聞見遺忘輒撫卷嘆息
以為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丘南老鈍汪

琬序

詩說卷上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大小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正之名立而辨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庶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為成王庶鳴為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

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為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於理為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為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義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救王誡左傳聽與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諝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此音曰歌舉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歟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既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於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

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即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為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施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

見段氏程氏集說章

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

夫閔時衛女思婦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為勸刺者可以為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為正十三國風為變庶鳴以下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棄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為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

不如雅無與於詩之數也。即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於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止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為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即所興以為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

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採芣清廟之類直指其事
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
句者始謂之興則幾於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
後興如蘭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
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為興則又拘於法矣文公傳詩又以
興比賦分而為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
吳氏曰賦直而興微以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
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
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
碩升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為后妃
何以為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或曰文
王於商為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為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
後故也然追王後於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
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哀周之說
以為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
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
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
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為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
以為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鵲巢采芣苢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

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既為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詞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蓋欲為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於文王太姒而周公隸之為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為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龜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婦

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為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周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為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為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為西伯矣而復命名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為商紂耶為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

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敷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為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偏及諸國而魯乃寡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

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儻蓋言
貶也是皆泥風為諸侯之詩雅頌為天子之詩故致論說
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葉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
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
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
子也足以破衆說之紛紛矣

詩說卷上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

詩說卷中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蟋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為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

為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以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疎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於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皆譏也齊僖於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

之於子猶不可送為會焉。既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祇禮乎？曰：此毛傳之悞。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為女，知其能為婦，所謂無父母詒懼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悞為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為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於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為桓公

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
乎

桃之花後於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於桃而
詩以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莢
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及先梅而實故曰有蕢其實言桃
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墜之則過時
而美盡其育不繁矣易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士夫
亦可醜也

人臣之於公也勞則於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

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文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昵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返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為言若箋言禮饌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

鵲巢采蘋采蘋不及草虫何歟朱氏菽其端而未有解請
得而臆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
蘋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
德之大莫大於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
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
若草虫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
衽席於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忌
其言近於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可歌之君臣賓客之
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
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虫
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

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後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
埜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將
之埜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物以
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為有禮而序
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昏禮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
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藻繒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故士昏禮納
徵紼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而皮為
達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禮

勢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麋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非禮而求昏。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樸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樸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楚麋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為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為武王。安城劉氏引棧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昔人誤認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說兼言。先後承襲。若此不

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
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為思慕召伯則非作於召伯
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周室既微
而王姬下嫁尚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而
被於人者深矣於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
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為齊襄公一在十一
年為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
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於齊傳曰齊侯來逆共
姬共固美謚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賁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
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

單叢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象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歎二南之終一歎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於鄭何以不先於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汎於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瀾瀾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隣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

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即酒誥所謂沫邦沫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殷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於康誥辨之詳已

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別之可也遠之

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為戴鳩止也

燕鳩知雨則逐婦為棄婦詠

也

三章

鷦聞音則鳴和為朋友言也

代鷽性善飛得風而

逝辟賢者之見幾決也

晨離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臣之

行止慎也

四章

鳩無戾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期也

宛小隼

無一定之棲言訛言之息無時也

水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

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棄乖其和也朋

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於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董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

土宜何以相異如是按董有二種爾雅白醬注謂董葵即

內則董豆枌榆之董曰菰注謂烏頭即晉語驪姬寘鴆於

酒寘董於肉之之董茶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

陸草以薺茶茅秀陸草不可食風雅所謂董茶明非烏頭

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荳注董類也

爾雅茶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茶一名選一名游冬

易緯通卦驗彖圖云苦菜生於寒秋則知茶與董同時而

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於董茶俱言

苦而本草獨言董味甘邢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倒董之

言苦猶甘艸謂之大苦則董之味甘可知董茶同類不應

董甘而茶獨苦也竊嘗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茶本不苦而

謂之甘猶已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

也昔人悞解邶風郭璞因邶風悞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譌置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信如孔說將使鴆生於周亦不殺人者耶苦堇堇草爾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蠓螋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為女惑男而蠹朝隤於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為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韓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蹇父之子永嘉陳氏

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蓋有重婚姻別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為子娶於齊而自為娶則婚姻亂矣聃叔娶於鄭晉獻娶於賈魯昭娶於吳則姓氏不辨矣惟為明著其所以自來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昏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竇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

妾非徒詠其義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教教說於農郊所
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禘焦喬謂高禘祠在南郊仲
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禱丘山則
諸侯之祠高禘禮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
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
之寵固州吁之旤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
白華之刺幽后而言灑池北流也曰施眾濊濊鱣鮪發發
葭莢揭揭言葭莢擢則鱣鮪依有眾無所施猶莊公嬖則
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兒葭莢衆多兒
孽孽不順兒施眾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蓋得詩人之
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於厓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矣又娶於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厓姜為莊姜之娣耶抑更娶於齊者耶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為急子娶於齊而姜公取之是為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厓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華壽竊急子之柩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尚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即位而烝厓姜必踰年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耶壽長

於朔僅一二年而能載其旌以越竟耶計急壽之死當在公子朔即位之後不然急子之譖獨宣姜為之而惠公不知也魯史記事或得於赴告或得於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於衛傷周也衛懿公滅於狄而廬漕周幽王滅於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焉重傷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為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藜藿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藜藜者為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時眩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我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楊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是也董卓之將葉郿隰也遷帝於長安曹操之將篡漢室也遷帝於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智也歟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冰之日也乃有執簣執翽以為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著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翟難所以復作也

葛蔓而善緣也采讒言之中人善類之獲免者寡矣苓甘而易入也采讒言之饒人君子之不茹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怒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傳謂留大夫氏按說文留後卯戶開為卯卯為春門戶闔為酉酉為秋門則留自從卯卯為酉之省文董道據此謂留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錙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錙或為留豈古文從省留與劉通用耶後立留異又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於劉者豈又其別系耶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無據也傳謂子嗟留子字子國留子父其言則近於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也留仕於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於昴傳曰昴留也陸氏音義昴一名劉蓋

古讀昂為留故蕭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於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詎其謬改為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五爭弑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即弑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殺於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弑之而納厲公易君竄國等於兒戲君臣之變未有甚於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事哉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於衛固已輕

重失倫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衛黜鄭削去鄭詩十一首尤近於僭矣。彼見雄雉引於論語淇澳引於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敝荀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為莊誤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於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隱然桓公亦在從之內矣。且南山刺齊襄猗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詞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詠魯莊也。先驛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得其趨蹌。此武鸞弓執矢之狀。非親見而還觀之不能詳悉如是是。

為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莒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於北杏冬又盟於柯十五年又會於鄆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惟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聚觀固其恒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於襄公於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而始恍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藉藉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於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伐檀碩鼠所以作也國小民貧培克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繫育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為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則晉之名晉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為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爾。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謚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燮謚號為晉，義名也。唐侯謚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質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戢弗婁，則下民易之矣。脩爾

戒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隣侮之矣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埽則門內無嘗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嗇者愛及壺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於客坐生塵宮懸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卒為他人地耶

揚之水序謂剌昭公也昭公今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歐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竊以為不然其詩雖剌昭公實剌桓叔也桓叔之傾晉惟潘父驪賓之黨從之

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泄微聞於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
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
服者作此詩以儆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
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渟蓄者能鑒物激揚之水
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
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
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
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
異志容心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
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為喜樂於桓叔之前詩人之所
以免旤也然其情迫而其詞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

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為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
曲沃竄晉晉人始終不予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
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晉人始
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榘聊無衣悲是刺詩而序謂國
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箋謂國人欲從桓叔歐
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衛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為王前驅晉之
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於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
國有王邶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衛伯兮箋言宣公
從王伐鄭於邶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於匏有苦葉曰刺
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

公時也。伐鄭之役，邲人或與焉，則邲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鵠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考。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於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蓋見前晨風詩為刺康公，故亦以此為康公也。然考康公之即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於王。而詩曰：王於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鄆父告於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於溫。天王因是狩於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

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於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詳註，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於我廩，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於先君，食則受於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逸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邁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豆間有橫下。

有村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
詩謂半解其肱升之於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即頌之所謂
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即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
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
夫者意秦國僻遠曾僭用是禮以饗大夫歟立飫之禮設
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非體解節抵可共飲食或者其人
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
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於公
此言食於家也

東門之楊序謂婚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
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

皆陽以揚象之則揚所以止男也春氣之動楊實先發所以止男先於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牁既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拯而齊救之禮樂征伐不在天

子故衛風以木瓜終

木瓜即接王乘離此世道升降之會

陳靈公之弑也中

國不能討而楚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

澤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為也春秋之能為周召者其惟孔子乎

同我婦子勤稼穡也爰求柔桑脩女紅也女心傷悲重昏妯也載績武功教戰事也塞向瑾戶居之安也采芣新樗

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為此春酒，老有所養矣。
入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塲納稼，萬物告成矣。獻羔祭韭，
癘疾不降矣。於是舉鄉飲而正齒位，入學校而賓賢能。林
彬乎王道之成矣。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

詩說卷下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比常棣於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萎也興伐木於友朋衆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弃兄弟是自廢其本矣富貴而弃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於昆季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禦之又遣成役以守衛之觀采薇出車杖杜三章經畫之次第防禦之精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於穆王再壞於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畎畝於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其威於千

欽則默居有不窺其隙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旤吾固於
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於敖前是
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郕之間郡縣志敖郕二山名通鑑地
里通釋引詩為証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於郕之文周春
秋亦言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即圃
田郕即敖郕之郕耶鄭箋甫州即圃田第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

折脊而死考之詩詞与此不類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
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嘗死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
且外傳第言射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歟韋
昭注郕郕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者論定焉

鴻雁之子於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按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粟春頒而秋歛之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廩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旅師遺人皆士廩人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即詩所謂之子者也勛勞於野言之子拊循流民身親勞勤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勛勞而已耶

維熊維羆咆幽王之旤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為祥哉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藉藉相

率而為訛言矣

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於下矣具曰予聖訛言煽於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

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為始三家之說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為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誠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為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在頌也其可疑一也肅孤箕服之謠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於王都幾以為王都為瘡

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羸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羸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為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為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為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為不甚懸隔矣驪山之旤振古未有作詩示誠正宜明言曰既斬曰威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於平王為讐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々曲
為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
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
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
氏及孫華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
則以左傳二至二今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漢曆無幽王八
月朔日食之事惟唐曆有之出於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
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
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今至亦有災又漢曆古
曆有差古曆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

之事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為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涸灘申曆有三年之羌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於房周之十月之亥皆欲以術推之亦已踈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即觀下燿燿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悞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為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音之句然歷考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為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

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鄆
山乘龍亢歎鯀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
蘇念生之田溫原締樊隰郟橫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
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
王州懷平卑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
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
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於東都則近於西周則
遠皇父若為幽王卿士何為食采遠地其為平王時無疑
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
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
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

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內。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為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豔妻之輩惑亂幽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豔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潛莫懲。所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即我謀。所謂人言不足恤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於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強劫諸臣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乘亂。

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尚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國危主弱。老將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立以為卿士。史蘇亦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則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耶。曰。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者多矣。鄭氏

大小雅譜固云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箋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章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在雅二在風在風者周南齊風是也以南山為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耶且秦風終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詩曰哉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為何名也意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類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為終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

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號令始不行於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未向附會之語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說言其興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維棄與梓必恭敬心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取以示人處亂弭謗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

言東表為近日以極東為大東正與魯頌之詞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譚在濟南平陵縣實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隣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按集古錄庾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為丹又以為井董廣川以為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櫟王釋亦引詩為証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為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參考

熊羆是裘承上袞袞衣服似不必以裘為求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爲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心，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豈卽豔妻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為將帥也不服廟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唐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邊兵為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山之駝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曰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

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為后與王也詩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戴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枋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於天之詞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衆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

杵三星在其南糠一星在其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厨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厨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為賓為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
傳承王命以為過賓易利用賓於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
止左傳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
祀之賓舉自宗人儀禮所謂遣賓就主人皆盟於洗長祀
是也燕享之賓擇於大夫儀禮所謂命某為賓是也入則
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賓禮訖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
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與
客禮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蓋周之禮也尚
書虞賓在位周禮八議之賓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
偏舉與對舉之異文也

昇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

而事之則意主於尸猶主於親也尸必筮於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既筮宿尸以筮辭詔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禮所謂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禮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為歲事皇祖伯某為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則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別嫌也何嫌乎爾禮器周旅酬六尸尸有酬禮也男女相酬求之實則非稱之名則似也禮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覿處酢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於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

後虞則虞之祭為男耶男尸為女耶女尸何嫌乎二尸也
有尸矣何為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
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貳尸賓以酬尸而尸安
也則賓為尸立也賓為尸立則賓尊矣故尸入宿賓宗人
擯詔之主人拜之尊賓也尊尸也尊賓則疑厭尸之尊故
賓從主人位於門外主人醕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後賓
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為尸立也
東南其畝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井成一從一橫
而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
注於橫橫必通於從東西之畔即洫南北之畔即澮也鈎
連曲折可以通車從赤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

法焉

朱子答呂子約曰阡之為言千也陌之為言百也遂人
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阡謂南
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阡
謂東西之阡

宴饗小節也而禮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
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親之意也庶鳴
燕羣臣常標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群臣兄弟友朋得其所
而天下治矣於是為之賓主以盡其歡為之揖讓百拜以
習其禮為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為之酒監酒史以防其
失為之司射誘射以分別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歡欣交愉

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於是天子無嘉賓嬭弁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兄弟蓀蓀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友朋懷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誰謂飲食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

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

又澤門之誓古本澤門作臯門則諸侯亦有臯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於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於淵水

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

以始基者厚矣故傳於履帝武句釋為姜嫄從高辛帝見於天將事齊敬言姜嫄之齊敬則帝嚳之敬德之可知此詩人善於立言毛公之善於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為祀郊禘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不必言即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之弊必至揚墨之無父無君祿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

悖於禮而背於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藉是以文其感帝生
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儕姜嫄於房后比上帝於丹
朱侮聖棄天煽惑後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
臣無敢頌言其非是者亦可慨也夫

鄭氏之說本於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
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親老泉
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
說之惑人賢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丘墓者有所憑所
謂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後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
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有所歸所謂鞠人誅人之保居

叙欽也然太王因避狄之衆公劉動安土之民勢有難易
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為饍是用孝享六月之言宴也曰
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場
有瓜瓞葉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於風之
采芣采蘋雅之行葦洞酌何其儉而易行歟先王之意非
不知備物之為貴多品之為誠而如是心者以為後將不
可繼也後不可繼天下必有因此而廢禮者則何如儉而
屢行之為愈也先王於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
廟曰羣祀宴享無算其間隆殺不同殺者大約如詩所謂
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宴享已廢獨有郊廟之禮

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於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諂諛之階也為猷不遠則細娛是玩矣細娛者既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豈衛在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歟抑厲王之世武備不脩將有窺伺關入之患歟內修德則彘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辰告莫大於此而奈何聽之藐

藐也

宣懲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衆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
征荆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丘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
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於先
世之威以為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
之好戰啓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斲
至於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
制北翟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荆蠻其詩曰於邑於謝南
國是式曰其追其猷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寔失策者
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

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我犄角之形成。幽王之凶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於戎，申滅於荆，韓滅於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曰：威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我竹書宣十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按富辰
曰齊許申呂由大姜王子晉曰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
左傳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荆蠻申呂又曰
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
於申豈即外傳所謂敗於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
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關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
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王封之為失策
矣

范宣子曰姜戎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是東
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為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嚳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昨王說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嚳宜占東向之尊稷退子孫之位將以稷為穆耶為昭耶抑虛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嚳則雖為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說於是以序為悞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

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文王即所謂其祖也。曰禘饗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王系上溯帝嚳始為受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為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譌刺。若直以文王為祖而配帝嚳所自出之祖則詩詞禮文彼此發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難處矣。禘饗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雖既禘何以不詠饗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戒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說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帝嚳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為武王悞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惠詩疑問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為非是悞之悞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雖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為助惟朱子集傳於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雖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祀帝嚳於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

馨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注夫
人之主處右賈頊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右
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悞字
也

振振鷺鷥于飛隋書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音之
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蓋因漢鼓吹朱鷺曲而附會之也
周禮一變而致羽物蓋樂音和則鷺之飛心適其常猶君
意渥則臣之宴飲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於五音五音弗
得弗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

泮水采芹采藻采芡陸佃謂芡取有味士之於學攬其芳

臭則采芹之辭也學文則采藻之辭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芣之譬也其言近穿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事是克淮夸之後釋菜而僨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為釋菜也禮釋菜退賓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為僨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於水泮而不泮取潔已以進聽先聖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壽母而先令妻周頌於武王之克殷僅一二

言魯頌於僖公之克淮夸則反虞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為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詞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言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

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通
考謂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
二言觀之可見當時心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
行郊禘之祀後乃至於禘饗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
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

詩說卷下